

晉書

二十七







忠義

穉紹 從子

王豹

劉沉

雋高 麴允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埋

沈勁

吉挹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禕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墮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者得其所列士不受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真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復危亡而不顧晝夜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穉紹之衛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萬解揚羅丁致命於雀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鷓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千古厲薄俗於當年者與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下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穉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穉紹賢侔邵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穉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曰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无復遺才矣帝因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无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





中賈謚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謚求交於紹紹  
距而不答及謚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  
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准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以垂之不朽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閭閻自須禮官協情  
謚不依本准謚為過且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揮焉趙王倫  
箕位署為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追理其  
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  
善事然闔棺之主身者于遠近非禍始亂華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斷  
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  
理其无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  
者則政不爽太乙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  
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  
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固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  
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部家無益危

亡稿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  
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且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  
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固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  
紹嘗詣固諮事遇固讌會身口董文葛旛等共論時政文言於固曰愁  
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固曰今日為權卿何  
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  
伯要青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  
宴所不敢辭也固大慙文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固以為左司  
馬旬日固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者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  
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前於此得免遂還榮  
陽崔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  
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眾曰今日西討欲誰為  
都督乎六軍之士比日願愁侍中勦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  
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謝罪於穎紹等咸



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敗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其交御輦飛箭如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愁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三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動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莫差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眵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

列五十九

三

无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哀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貌在否彌宣貞勳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龍襲爵王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文字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卒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守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授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月王弘遠華池曲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貞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次具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耳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弱引道德以自將大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死處此非岩石之留宅非茅茨



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  
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設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粹有愧色齊王固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為驃騎  
記室督尚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且出督戰夜還  
理事含言於父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  
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  
居曹理事尚須增郎况今都官中騎三曹書且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  
役內外廢之含謂今有十方人都督各有王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  
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父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  
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  
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  
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  
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  
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

三日列傳五十九

四

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  
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勣有隙勣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  
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宣惠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固為大司馬以豹為主  
簿固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固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  
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  
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  
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  
在位未有一人獲效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  
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故冀長存非所感聞今  
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  
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  
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  
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異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



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方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劄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旨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勿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曰具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王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曰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寤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且之禍

未知所恨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輒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无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首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固今日得前後白事且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固案上見豹牋謂固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固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之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隳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勦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先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溝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躋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



為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鑿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噉啗皆月增巧  
言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  
少正子產相鄭先戮登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  
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固敗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  
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  
皆辭曰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固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  
亂蜀詔沉以待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  
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為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  
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  
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沉將武吏四百  
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述言於父曰劉沉忠義果毅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龍驤顥窘急必召張方以

晉列傳五十九

六

自殺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  
塢壁申七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衙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  
為先登龍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  
渭城遣督護虞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時接戰龔衆敗顥大懼退  
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  
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遲顥軍見  
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顥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  
于皆死之澹又被顥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  
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麻下百  
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  
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  
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顥怒鞭之而後要斬有識者以顥于上犯順虐害  
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冢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



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摠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北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躬凱趙染數方眾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无及矣允信之眾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无威断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鳩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眾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

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為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眾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林令及劉元海作乱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償育將鬻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无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乃



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  
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  
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  
君汝謂吾刃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宜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司徒王渾辟為掾除荀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  
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比單于育說穎曰元  
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  
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文博通性不虛諾閉  
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  
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  
長大必為佳哭歸而命子頴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頴慕而造之皆託  
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頴為僕射數言  
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安嘗賤士本无官

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頡然而无厭棄典札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  
之所宜行和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餘波見漂沉可臨尾閭而  
關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  
創忠冒忍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  
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  
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  
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弔自為光祿大夫勉固辭  
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  
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  
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自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  
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質啟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  
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洒洗爵欲觀質臣在朝者意質起而抱帝大哭  
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  
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  
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  
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  
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死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  
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无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  
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  
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  
代諸大夫慈惠比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  
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  
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玄而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  
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  
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訪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宜  
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  
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  
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旌誓眾圖龍武昌甘安南少著勇  
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  
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  
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  
事周崎間出及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  
敦之難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令為主簿王敦之逆承  
為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  
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礼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  
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



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害隄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并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人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方里肅清外接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无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又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

遠近列敦罪惡言其暴戾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少又關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甲冑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且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消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龍表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



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秣日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敦參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裨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八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裨為長史未到曹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裨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眾少糧乏且始到貴州因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固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悞望

列五十九

十一

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且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裨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奪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敝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且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裨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言遣望討之望率眾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裨復為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裨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裨襄陽太守望萊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



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  
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今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  
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  
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并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  
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  
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  
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  
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  
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皝曰勁  
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  
言於慕容皝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  
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  
為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為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

五十九

十一

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  
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  
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貞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  
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數擊斬五  
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  
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  
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  
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領西後隕身守節挹世篤  
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  
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擢在魏興又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  
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寇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  
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停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  
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募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快刃推  
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



穎近於賊中得還齋挹臨終羊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王諒字幼成丹揚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而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无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眾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止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為宛成都

晉列五十六

十三

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或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評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要後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血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真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且禾都尉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具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符堅遣眾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具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



燹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无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巨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証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罕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躬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躬侯仁而無斷事必无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无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

晉列五十九

十四

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无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寵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躬侯吏見遇以国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躬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之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以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明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二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庸庸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  
偉元恥呂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  
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二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  
且袞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且竭其忠可謂蘭桂  
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  
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離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无據  
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真心難折  
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列傳卷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



良吏

曹芝

胡威

杜軫

竇貞允

王宏

曹摯

潘京

范晔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蒯頴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博史播其德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太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躬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寢以為常劉毅抗責貞臣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夏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劣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郿已所害芝繼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耿思墳籍郡舉工計吏州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



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眾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慙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儉平隨例增邑二日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聚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進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

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祐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贈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推炒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負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



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今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弈嗣弈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罷字季象亦有幹用任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曰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噤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

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為羅尚主簿州沒為氏賊李驤所得欲用為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列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列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王簿察孝廉陰浩豐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繫身脩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



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豐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今克已厲俗，改脩政事，士疾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彫勤，猶恐百姓廢墮，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食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

晉列六十

四

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歎歎！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入所敢



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囹輔政據與左思俱為託室督囹嘗從容問據曰天子為賊臣所逼莫有能奮五卒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據曰蕩平國賊臣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據等幸甚固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又以為驃騎司馬又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據紓懷振理旬月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據為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迥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據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據獨與迥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

晉列六十

五

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酈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其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嘗



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中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末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啟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

晉列傳六十

六

時境內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為才足為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郡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允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躬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甌池  
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躬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  
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  
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  
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  
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曹混混以人訟事示  
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  
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  
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  
東太守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  
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侯勒和悅致  
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  
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

晉列傳六十

七

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載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  
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  
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劾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  
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縋  
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  
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  
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  
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  
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顓素厚遂至  
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  
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振貸未報乃輒  
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驥尉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  
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  
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舡



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抱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疏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娖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顛為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為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以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晏歌菽不饗非其粟

晉列傳六十

八

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怕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劬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為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為黃門即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瘡痍人情憊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



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來清吾知之矣乃至  
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  
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  
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母剔去骨存肉隱之覺  
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家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寔立  
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  
均九族菲已潔素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  
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  
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  
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  
陷隱之攜家累出歆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  
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以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  
資及至敷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

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  
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  
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  
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  
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  
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  
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  
營使者至方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  
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都陽太子  
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先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黎  
藿猶為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瓴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  
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  
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放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



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纒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  
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  
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列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  
者歟

贊曰荷歟良幸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耳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  
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晉書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汜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諛

范弘之王歡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  
 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  
 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  
 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  
 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  
 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微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律  
 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  
 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  
 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

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  
 時武帝受終憂勞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  
 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傳茂  
 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  
 底定區寓又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  
 亦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學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  
 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  
 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  
 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  
 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  
 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拍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  
 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  
 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  
 云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唐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  
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  
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  
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二子奭咸  
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  
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  
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  
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  
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  
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  
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  
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健為程瓊雅有  
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  
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  
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  
咸亨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  
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  
繫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  
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  
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  
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  
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志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  
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  
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矜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  
並繫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學足以明



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鄉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微猷克門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東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疆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且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朔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負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韓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替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親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焯燿育臍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亦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



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隲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子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雲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瘡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士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

晉列女十一

四

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承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踈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老父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



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具  
素居其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  
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大傳東海王越辟  
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  
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  
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  
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  
清虛冲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  
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謹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  
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為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  
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  
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

晉列女

五

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  
頻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  
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  
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為丞相教曰今大義類替禮  
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  
摯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  
期會帝常欲詔夷夷陳萬葉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  
與足下雖情在志言然虚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  
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  
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  
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  
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  
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  
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



加體其用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  
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接  
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孝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  
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  
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音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  
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傍是以  
劉元海及眭曼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  
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孝師事京兆杜預  
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又脩陳杜律明  
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  
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

晉列傳六十一

六

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  
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蜀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  
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  
性端雅勤行勵卒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  
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士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  
謝安卒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  
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卒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  
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  
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  
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  
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  
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  
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啟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



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審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  
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道以實  
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  
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曰吳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  
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魚  
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  
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  
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興  
口則史所書可為深驗金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  
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  
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右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  
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其親昵之初  
范甯才素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  
為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  
討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  
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而奉上純一且加弘貸消散紛議外  
為國家之計內尉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誼  
譁道子曰君時有賜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  
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  
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  
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  
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  
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  
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  
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  
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  
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詔宣之觸類辨



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行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令所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與

晉列女十一

八

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二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叅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刃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為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大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



小時嘗一覽見時人莫之測也宜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  
遠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調誦之聲有若齊魯自太元中順陽范甯為  
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  
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  
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連徵  
不至

韋諛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群言祕要之義元不綜  
覽仕於劉曜為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  
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子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為  
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  
二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  
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衛為大單于而以  
降胡一千馭之麾下諛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  
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誨之

晉書卷六十一

九

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怙而况千乎顧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  
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  
殺其子伯陽諛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  
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  
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諛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  
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  
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  
蔭屢登崇顯揔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  
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  
焉又聞建寧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受禮存羊然亡之賢輔大則  
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无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  
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推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  
論道唱言无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斂



無猷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患慮殫於機巧紈綺尺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君受諂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龍衣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躬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切以人君居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各繇慕禹以侃侃爲先故下无隱情之貴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

盡常以謝石贖累應被清澄躬浩忠身宜蒙哀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无賴下官与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躰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无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蹉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与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



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  
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温於亡祖雖其意難測  
求之於事正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温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  
所以每懷發憤痛苦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  
宜暴揚桓温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悔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  
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  
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  
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  
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温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  
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主匡撝朝廷豈  
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  
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  
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妖孽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  
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

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  
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  
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  
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荅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  
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  
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  
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茲英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  
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  
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  
輕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已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  
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於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  
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顧懷其曲澤公在以世  
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  
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



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  
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  
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  
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坦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  
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  
所與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  
文痛歎憤慄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  
故不調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孝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  
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  
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暮  
容疇龍偽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疇為符堅所滅歡死於  
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

十二

及口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  
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鐘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  
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任  
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州莅邊隅獮狄欽其明德弘  
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  
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爰轉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渝微言復顯  
爰及晉代斯風逾聞







